

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危言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天開則吾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道而之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子嘗閱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複盜跖管孔子若太過說劍類從橫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為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攝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蔽弊之本心矣又何以龐迹為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內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粗精之分抑揚之異或

門人補續不得其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卷六

武林道士 褚魯舉

讓王第一

禿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

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  
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  
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  
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笑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  
下夫大王曰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  
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  
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  
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  
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  
與王子搜援燧登卓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  
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  
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  
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  
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

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為先哲克禪舜之重  
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得以其歷試  
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  
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  
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  
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註憂藏乎心謂之幽憂支父不以天  
下害其生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雖異乎  
俗而皆未能無心也善卷喻懷道之深石  
戶之農善閉而敦本善卷之言為己而求  
自金石戶則指后之為人嫌其德未備皆  
未能無所不適也大王曰避狄不忍以  
土地而害人民可謂能尊生矣夫有身不  
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  
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過則累形能  
免二患乃為尊生也王子搜避位而逃可  
謂不以國傷生矣雖不累於物而愛民愛  
己之心未忘則猶有係未能無迹此皆聖  
人之緒餘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  
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為天下國

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碧虛註外天下者眾害不能干重其生者  
他物不能惑唯暢然虛懷則可託身於四  
海之上也天地大德曰生至人之所寶貴  
故不以天下易之堯揭體粥以自足孰肯  
以物為事而喪其天真哉是以狷介者不  
肯屈於人德厚者乃能貴其下動節葆力  
所以立大功放浪不反所以激貪鄙地所  
用養養物也物之所養養民也今爭所養  
之物而害所養之民聖人不忍為也富貴  
者重夫在平養傷身貧賤者輕亡在手利  
累形故為君而致患不若退隱而自全也  
虞齋云幽憂之病猶云暗疾夫無以天下  
為者可以託天下有天下而不與也捲捲  
自勞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堯舜二段無  
結語與前意同用以為養謂土地所養百  
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物為輕此譏當時  
患失之士唯無意於君者方可以託國故  
越人欲得王子搜為君也  
褚氏管見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

倫贊天地有萬物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禁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智中所有詎可量耶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為堯舜大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內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為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屑受肯效後世於詐恃力恃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已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為此所以異乎俗也大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已恐害民則能愛已恐害已則能愛民此越人

所以欲得為君以其德著而不逃蟻慕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是又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云

韓魏相與爭使地于華子見昭僖侯侯有憂色于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于華子曰其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于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疑獨註廢謂斬斷而無用能不顧其臂以取銘而有天下乎侯曰不取也由是知兩

臂重於天下身之於臂又重也以韓國比天下韓已輕矣所爭之地又輕於韓今反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是棄其甚重爭所甚輕豈不惑哉

碧虛註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場廢地何苦爭為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鯨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鎖鉅而競刀雖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虞齋云銘猶契約攫其銘可以有天下愛身者且不為之況韓國比天下尤輕令乃以不得為憂戚而至於愁身以傷生又重於失一臂矣

韓侯與魏爭邊境所侵之地蓋無幾而憂形於色可謂於所輕者重而所重者輕矣魏之諸臣諫者其聽華子入見諫之有道焉左攫銘而右手廢右攫銘而左手廢一利一害不可免也在人審利害之輕重而去取之耳侯知臂重於天下身又重於臂而不知韓之輕於天下所爭使地又輕於韓審知其輕則重者



自見侯開謀並悟明輕重之當然吁韓侯亦賢已哉華子亦知矣哉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聞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養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持隋侯之重哉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亦不詳及

疑獨註顏闔處窮而通真惡富貴故莊子取之夫得道之真者不可以生死言故朝聞道而夕死及其貴愛以身為天下則聖

人之迹也絲緒之餘土草之賤微末不足道聖人為天下之迹出於天下之寄託亦聽之而已故曰餘事所以之為言有所動作必察其當然後應之隋珠彈雀喻世人以生易富貴棄重而就輕也

碧虛註緒餘土苴言去身愈遠則愈粗聖人之治身也虛心弱志帝王之立功也手跡足跡以立功視治身特餘事耳顏闔知其所以之之未可也所以為之未必也故不受幣焉士有甘藜藿而忽富貴者身可屈而道不可屈其自重若隋珠輕利祿如燕雀耳

虞齋云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兩截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心有天下而不與方可以盡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過而心實不然緒餘土苴只就餘事上生猶云塵垢糝糠近世荆公之學真把做兩截看了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正之以珠

彈雀喻甚明當

察闔之心真惡富貴者超出世俗所見萬萬夫惜乎不濯忱以辭乃失誠於使者似亦稍虧淳德使者既造其家又見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審無乃過溥夫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於闔固不容多議然魯侯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交臂而失不得與之共理大業以躋昇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為戒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流所可窺測耶所以之為即語云所由所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真以治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為完隋侯之重侯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秋可證不章去莊子非速必得其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子列子見使者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不詳及

疑獨註士以正行而見知人以察實而求

我則彼之所審者確我之見知亦無愧矣。子陽為鄭國相未嘗與列子接忽因人言而遺之粟夫因人言而知之必因人言而罪之此其所以不受也

碧虛註士甘陸沈無開豈肯屈志而受無名之祿苟殉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虞齋云子陽以人言而遺列子粟非真知已也舉而可信毀亦信之矣

子陽相鄭東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

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為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因人言而罪我耶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親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為此哉夫至人之所為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禍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真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知不足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是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

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郭註以義明不復釋

疑獨註方莊子之時人多不安義命而僥

偉富貴故引屠羊說之事警之雖處屠肆而能叙分如此誠可以激礪薄俗三旌三公之位也吾知其為富貴矣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今於屠羊說見之

碧虛註誦持書而發家居屠沽而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己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虞齋云大王反國悅反屠羊各得其本分事三旌三公車服各有旌別也

昭王賞說示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

之無功切賞者多則以安命辭標者為  
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  
以為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  
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  
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為之使舉國臣人  
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  
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為樞而甕牖二室榻以為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曰憲聞之無財謂  
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為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患與  
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  
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正冠而纒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腫決曳緹  
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  
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  
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  
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  
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  
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已上三章意義同賈郭臣不詳釋

疑獨註原憲貧而無怨者也曾子貧而能  
自道也顏子貧而樂道者也養志者忘形  
原憲是也養形者忘利曾子是也致道者  
忘心顏子是也

碧虛註子貢相衛結駟連騎入窮閭過原  
憲而歎其何病憲答以是貧非病子貢愧  
其言之失也夫迂趨世態希功名親比  
周旋交構朋黨學子不治身教藉資給坐仁  
義之態威與馬之飾學道者宜忍為哉原  
憲則學道而能行守義而不屈者也曾子  
養志故不仕忘利故寡合忘心故契道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者行修於內不  
殆者無位不作此仲尼之所誦今於顏子  
見之

虞齋云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故衣塞之  
抵風雨也華皮為冠緹履曳履也假仁義  
以文姦曰愚緼袍絮衣無表外破而絮見  
腫膾虛浮也商頌所歌之曲若出金石言  
其有節奏致道者忘心無心故近道也學  
道足以自樂二程先生每教人求顏子樂  
處不可草草看過誦之久矣昔聞其語今  
見其人也

原憲安貧絃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  
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  
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墮零之時帝者  
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  
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  
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  
希世而行至與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  
子貢身坐膏肓而不自知賴憲痛鍼力  
砥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膾胼胝終絕



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作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為尊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

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有深淺若子貢之遊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為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郭呂略而不論  
疑獨註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夫公子之貴其心最為難勝故雖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

貴奈何而可以忘此答以重生則利輕利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所以有私瞻子告以苟不能自勝其私則神道寧無惡乎神生於虛今年心未虛所以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挫損情欲重傷其性與無壽之人類矣言牟為萬乘之公子一旦隱居巖穴欲如布衣之士實為難能然有其意則可期之以至也

碧虛註公子牟雖嘗省道味之淡不能勝樂餌之美順所好則養生關神靈則覺虛既失養形之樂復增關神之憂非重傷而何魏牟慕嘉遁之名隱居之實其意易發其操難持然比之顛冥富貴者固有間矣

腐齋云知吾生之可重則外物輕矣理未能勝姑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此非自養之道不入壽者之類可謂有其意勉而行之者也

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觀闕音

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強抑關或連神為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

強關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縱樂以為道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勿關者也原其本意蓋為公子牟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為難能若過關其情恐傷其性故寬以誘之進進不也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為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望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國強兵為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牟比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